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三十

禮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冬官考工記第六釋文鄭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以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賈疏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於何日要知在秦以前故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爲序

證首末相承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困學紀聞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以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說南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

晉靑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考工記非博士所作也案賈疏又謂劉歆足成之亦非也

黃氏日抄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故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意者僞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

空一官未亡也邱吉甫曰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秋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周官本不亡錯見於五官中余淵考之果未嘗亡也眞西山趙庸齋皆以次點之言義有先儒所未發者余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先所刪補皆參訂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

在目而冬官之不亡信矣按吉甫又云宋淳熙間
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司空篇新安朱氏一見以
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舍
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
六官始得爲全書攷吉甫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
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
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
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廠人鼈人雞人犬人
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人弁師追師屨

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槀人家
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遂師
蓋合俞王兩家之說而損益之以成書篇首無闕
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
至邦國二十字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仍闕元
吳澄周禮敘錄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司空
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
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
記別爲一卷附之後云按澂廬所補又與俞王稍

吳舒芬周禮定本多辨正之朱氏尊彝經義考云臨川俞氏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邱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繇漢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盡正其支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吳氏之禮記及俞氏邱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世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

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
矣
冬官補亡三卷錢塈所撰據尙書大傳大小戴記春
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
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
曰工人曰卉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
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鮫則
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
人之言可謂溫故而知新者矣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爲資資案攻金之工云金有六齊注曰和金之品數此齊字當依故書如字讀與六齊之齊同義杜改經字非也

句無鎛注鎛田器詩云庤乃錢鎛又云其鎛斯趙案高承事物紀原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帝種之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則鋤藍神農所造也詩曰庤乃錢鎛注鋤也世本曰倕作耨釋名曰鋤類然則鎛耨即鋤也翰又考爾雅釋器斪斸謂之

定李巡注鋤別名也張揖廣雅定謂之耨孟子雖
有鎡基許慎說文解字鎡謂之鎡基顏師古急就
篇注鉏去草之具一名鎡基又揚雄方言關東謂
大鋤曰鹵斫是皆鎛之異名

橘踰淮而北為枳林希逸考工記圖解枳橘只是一
種移橘於淮北則變而為枳毛應龍集傳晏子云
江南為橘江北為枳㺄桊淮南子□□訓橘樹之
江北化而為橙則又不止為枳矣

鴝鵒不踰濟注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鴝鵒來巢傳曰

書所無也陸佃埤雅釋鳥南方又有鸜鵒者堅兒
剔其舌端教以語言甚慧禽經曰鸜鵒剪其舌而
語是也傳說鸜鵒不踰濟又穴居故春秋更有鸜
鵒來巢以異書也案負暄錄南唐李主諱煜改鸜
鵒爲八哥今名鸜鵒爲八哥者始於此
貉踰汶則死注貉或爲貈謂善緣木之貈也汶水在
魯北困學紀聞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爲魯之汶
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岷同謂汶江也今江
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

本性案後儀本般敝順訛汝水甚確並可破務或爲渡之誤

妢胡之笴注妢胡胡子國在楚旁笴矢幹也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當爲笴笴讀爲槀案笴作笴古文假借字不必改讀爲槀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注故書七爲十刮爲捖鄭司農云七當爲十捖讀爲刮刮磨之工蠱玉工也案七之爲十箭編磨滅缺其下 挩蠱也捖當

如字集韻韻會並云㧘戸管切擊也摩也鄭玄儀禮
義謂先鄭以刮摩爲玉工義未賅雖人櫛人矢人
不得謂之玉工也則作㧘救刮字義長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注鄭司農云鮑或爲鞄蒼頡
篇有鞄䩪賈疏藝文志蒼頡七章李斯作鞄䩪篇
有治皮之事故引以爲證又車人一宣有半謂之
欘一欘有半謂之柯注引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
欘賈疏並是柄也案蒼頡篇皆是四字斷句其書
散佚諸所引者多單字或二字蓋出張揖訓詁郭

璞訓詁如顧野王玉篇引堄堄城上小垣廣韻入聲十九鐸酢字注引主答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史記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靡者曰比箟者曰梳之類是二字爾雅釋文引瑗玉佩名文選注引薄微也萆草貌遜徐也餌食也之類皆單字引全句者惟禮記曲禮注引考妣延年說文解字序引幼子承詔神仙之術而已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四語又是班固所續非李斯蒼頡篇正文此經先鄭兩引亦

二字非全句也秋官掌客車三秅注引鄭司農云秅讀爲秅秭麻答畢氏沅序蒼頡篇補逸以秅秭麻答四字當即蒼頡篇之言蓋從此二引推而知之也

刮摩之工玉梛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注故書雕或爲舟埴或爲植杜子春云舟非也案雕人今缺是否未能定埴植古今異字也

鄭注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畧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

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賈疏三十工於六十爲不備記人錄者未必在六十屬之內直以數言之充得三十二而已案記首便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似亦未可以工爲官也

陳傅良周禮說薈萃車制名目爲一篇頗便於學者其有外誤者

欽定周官義疏訂正之恭錄於此 凡車兩旁而圓轉者曰輪輪之外輮而行地者曰牙（亦曰車輞關西曰輮）牙之中直指湊轂者曰輻（亦曰輪轑）輻之所湊而貫輪利轉者

曰轂亦謂之䡅見詩轂內之大穿曰賢轂末之小穿曰軹轂中䡅關西曰釭輨轂端沓也轂中穿壺處容軸者曰藪藪外以皮約束而髤以五采曰篆以革輓轂曰幬幬之近轂稍纖處曰股輻之近牙稍細處曰骹輻榫之入轂鑿者曰菑亦曰弱輻榫之入牙者曰蚤轂與牙之受菑蚤者曰鑿鑿有椴以固之曰槷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者曰梗漢時人曰輪箄比上輪人車身受載者曰輿輿之深曰隧輿後橫木曰軫六分車廣以一爲之軫圍全輿之底通曰軫軫方象地又云加軫與轐四尺又云弓長四尺謂之

庇軫亦謂之收見詩車兩旁為闌者曰輢亦謂之較輢之植者

橫者曰軹與轂末同名兩輢上出式人立可用一手馮

之者曰較九辨倚結軨兮軨即此自較以前揉曲以周於當

面人可俛馮之以為敬者曰式式低較高加兩居校然故曰重較亦

曰重耳若牛車及後世之車無高低兩廂謂之平較亦曰平爾式之下植者橫者

曰轛已上與人車轅曰輈前曲如梁詩謂之梁輈輈之前持衡者

曰頸又輈前胡曲中曰疾見大行人輈之後承軫者曰踵輈之當

伏菟者曰當兔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曰任心左右

兼前帆為三任心之當前一面曰軓軓前十尺亦作軋任心三

面亦通曰軓鄭注軓謂輿下三面之材輈之前頸所持而下屬

兩軛以駕服馬者曰衡兩轅之間曰衡任兩端貫

於轂中橫與下爲伏兔所鉗而承輿者曰軸軸末以鐵止輪之外轄者曰輂見詩上連與底下鉗軸爲駕說之用者曰

轐一曰伏兔亦謂之轐見易已上輈人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軫與後橫木賈疏即今之車

枕揚格云車軫四尺注以爲輿後橫木下記言加

軫與轐爲四尺注以爲軫與也蓋軫本後橫木之

名而通與下四面皆可謂之軫其形則方故曰軫

方象地輿下四面離皆曰軫而論軫之高則以後橫木為度軫圍一尺一寸方徑三寸四分寸之三輪六尺六寸故軹高三尺三寸并軫與轐七寸共高四尺鄭樵又有車制說詳載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近阮芸臺相國著考工記車制圖解二卷訂證牙圍捎藪輪便車耳陰軓輈深任木衡軏等十餘事凡為解六為圖三玩辭步算淹貫詳明載學海堂經解

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注倍尋曰常趙溥云

言車轂者以其長不必皆倍尊惟建於車者必然

論與注異

輪人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注故書微至作危至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圜或作員少也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圜或作員案圜員古今字微危假借字也

望之欲其眼也注眼出大貌也王安石新義轂貴於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夫轂中虛而客輻以動轉何異於眼

胝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入牙中者也
鄭司農云綆謂輪箄也元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賈疏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爪入
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案禮記曲禮不蚤鬋
注蚤讀爲爪則蚤爪二字古通用也注疏之義謂
輪雖如箄甑之形而爪牙總取其正林希逸謂輪
外有重護者謬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
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案增韻凡司錴

例刺皆曰距與後鄭刻識義合蓋距如字訓釋引
司農之說存一解也
則轂雖做不藃先鄭云藃當作耗後鄭謂藃藃暴陰
柔後必撓減幬革暴起釋文藃黑各反呼報反案
今俗謂不平者為藃棱從黑各音又謂之藃棱從
呼報音方言異也後鄭如字讀釋甚洽物理先鄭
改作耗非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注鄭司農云柞讀為迫
唶之唶謂輻間柞狹也摯讀為槷槷謂幅危槷也郝

敬完解祚窄通徵弱貌孳楻杌也轂案下文云牙得則無槷而固注鄭司農云槷椴也蜀人言椴曰槷元謂槷讀如涅以孳爲槷通彼義也詩周頌載芟載柞毛傳除木曰柞轂小而長如除木之形禮記月令雪霜大摯祭邕章句摯傷折也大而短如傷折之形如字訓釋似亦可通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易祓總義以兩面牙圍一尺寸言之毎面得五寸半案牙有四面易氏但言兩面於

闕字未決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先鄭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後鄭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衆輻之所趨也案蜂藪蓋當時語今俗猶謂物之湊集者爲一窠蜂云

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注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元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敝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也賈疏先鄭以甐爲動而

不動於鑿中後鄭以㼽亦做不能做於鑿旁不從先鄭者以動者必先動於旁乃及於中不可云先動於中也又鮑人察其線而藏之則雖做不㼽注㼽鄭司農讀爲磨而不磷之磷案釋文㼽音吝一音鄰此記㼽音吝鮑人㼽音鄰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輪中萬蔞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讀爲禹晉或作矩鄭兆玉古周禮說既圜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四圍之端正恭讀

揚雄方言云枸簍車弓也自關而西謂之

栒虡又集韻篙簍規車輞則也即此注萬蒦文有異同耳後人以矩解之非也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注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豐無不足則同賈疏謂兩端俱用黍量之眡其容受同不林希逸圖解牙轂之藪皆以黍量則知其穿孔皆無大小深淺也案鄭注指其藪云壺中當輻菑者非輻菑所入孔也鬳齋說非是

輪人爲蓋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注斗柄達常也毛彥清云部厚一寸而曰二尺者

注謂蓋達常言之然則達常在部一寸其不入於

部者尺九寸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

杜子春云當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注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

幹也案張揖廣雅秘密也藏也秘亦具有覆意似

不必改古文經字也

輿人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轐圍注謂之轐者以其鄉

人爲名榦譌或作幹案榦是古文本字幹是漢隸
改字
綴者如附焉注如附枝之宏殺也賈疏材有大小相
附著如之枝柯本大末小之宏殺也王安石新義
綴者如附謂脂合而不離如枝之附於幹也說較
注疏爲勝
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十或作七非也鄭司農
云軓謂式前也軓或作軋元謂軋是軓灋也賈疏
軓字車旁凡與古書車旁巳作軋者字雖異同是

式前若軌則車旁九轍之廣為軌轂末亦為軌詩邶風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輈以上為軌釋文依傳意直音犯正義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軹於車同謂轛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軌元謂軓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樹持車

正者大馭云祭兩軹祭軓乃飲注云故書軓爲䡋
軓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軓當作軹軹謂
兩轊範當爲軓軓謂軾前鄭不易之是依子春軓
爲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小戎傳曰陰揜
軓也箋謂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軓非軌也
軌自車轍耳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正義此云范
大馭云軓兩事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軾前之
軓與此范俱是軾前也但軾前軓車旁著凡或作
範字雖作軋字聲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

軓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
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也與此字同而事異此辨
軓軌二字詞煩而不殺明辯以晳故備錄之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當兔之圍注輈當伏兔者
也歐陽謙之說兩伏兔居兩旁輈在中央所謂當
兔之圍謂輈也

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注故書伏作偪杜子
春云偪當作伏又及其下阤不援其邸必緧其牛

後注故書鞧作鮑鄭司農云鮑讀爲鞧關東謂紂

爲鞧案偪當如字集韻偪與逼同侵迫也偪其䠧

謂迫近而接下之有似於偪古名行縢曰偪劉熙

釋名偪所以自逼束亦是取束偪而名之也偪與

有伏字義改偪爲伏反失盧淺鮑字除韓將中差

人名而外別無所見先鄭讀鞧云關東謂紂揚雄

方言鞦車紂自關而西謂之紂自關而東周洛韓

鄭汝潁之閒謂之鞦許慎說文解字鞧馬紂也顧

野王玉篇鞦同鞧廣韻紂俗同䋂皆與司農說合

郝敬完解下陷車邸前頽不使人扳援則壓制牛尾如縋也此雖亦攺讀經字而訓義深切非杜氏之比也

是故輈欲頎典注頎典堅忍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駟馬之轅率尺取一縛頎典倶謂此也王安石新義詩云碩人其頎又曰頎而長兮頎長也典讀如方典之典言常也蓋輈長丈有四尺四寸過此則其長爲有餘而贅不及此則其長爲不足而斷皆非法度之常也案介甫如字訓釋可存

一義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注讀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準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王安石新義輈注則利準者輈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勢順矣故其行則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之敗所以能久也易祓總義不淺不

深若水之注無所凝滯故行則利而順載則準而平利準則愈久而愈堅焉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案後鄭直以經文爲誤未若先鄭依經讀爲得但先鄭說馬脊順水意亦少曲王氏易氏說洽於理若鄭鍔解義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準而平則其弊壞也亦難說系後鄭於義爲疑

終日馳騁則左不楗注杜子春云楗讀爲蹇輈調諧則馬不蹇也又或爲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

久馳騁職在左者不能倦導者在左也案經文一本作券蓋古今文之異也鄭謂券今倦字許慎說文倦字从券勞也徐鉉注今俗作倦廖文英正字通與契券之券異券从刀此从力鄭蓋依古文爲說子春改楗爲蹇以意改之故鄭不从也

軓中有灂注環灂謂漆沂鄂如環貫疏灂謂漆也沂鄂如環者謂指漆之文理也毛應龍集傳韗人爲皐陶曰皐鼓如積環弓人爲弓曰角環灂皆謂漆之文理自然如環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毛應龍集傳九旗特舉其四者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未嘗有斿也通帛爲旜雜帛爲物未嘗畫也不舉大常義未詳易被總義曲禮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與此記合鄭箋上言軫方象地蓋圜象天故此特舉旗斿旗斿取象四方列宿者言之故不及其他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

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襡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象上言四斿取象四方列宿此言弧旌枉矢以明天討與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同義但彼畫招搖法天之常此畫枉矢極天之變輈人盡專指兵車言耳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注多錫為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為上齊鐘鼎斧斤戈戟也郝

散完解金謂銅鐵性剛易折故以錫和之鄭鍔解
義攻金之工獨無爲鼎爲斧斤爲鑒燧者鼎亦鐘
之屬可附於鳧氏之官斧斤亦上齊可附於戈戟
之列鑒燧獨無可附意者自有鑒燧之工執中齊
蓋記者亡之耳築注明列鑒燧於下齊亦當是築
氏所執記文舉要而言只以爲削一事以例其餘
剛中應爲之說耳

築氏爲削注削今之書刀賈疏漆蒙恬造筆漢時蔡
倫造紙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

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反張用之劉熙釋名釋兵篇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困學紀聞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筆爲詩書之圖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徐堅初學記按尙書中候及曲禮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恭讀周官義疏曲禮史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筆之名由來已久非蒙恬始造也古帛書銘旌之類及繢畫之事非可刀刻必有筆爲之疑故但用竹古筆從

竹至蒙恬乃用獸毛耳康成謂今之書刀是以漢法況之言書刀亦然非例不可以他用也書刀用以刻字亦用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然則古者書刀與筆兩用之

冶氏爲殺矢注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趙溥云矢人只是理會輕重笴羽至於箭鏃卻是冶氏以金造之然矢有五而冶氏止爲殺矢者意殺矢用於近射田獵用金爲多故與劍同齊也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
刺重三鋝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
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
農云刺謂援也元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
胡横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舊疏先鄭
云刺謂援也後鄭不從者經上言援言胡下別言
刺明刺與援别知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
無用故廬人注句兵戈戟屬也
鄭敬仲說桃氏爲劍云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爲

之桃能除不祥也又說鳧氏為鍾云鳧之為物入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淫先王作樂亦欲無淫溺之害案二說極有理致

中其莖設其後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以御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賈疏先鄭云穿之謂穿劍夾內莖於中故云中其莖後鄭意設訓為大易繫辭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謂大也王志長删翼後讀如有後之後正指莖下稍大易制處也不必訓設為大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 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
爲欒釋文欒本又作 鑾力端反案作樂者涉形而
誤作鑾者涉聲而誤 賈疏欒銑一物俱謂鍾兩角
古應律之鐘狀如今 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宋歐
陽修集古錄景祐中 脩大樂冶工拾銅更鑄編鍾
得古鐘有銘於腹因 存而不毀即寶龢鍾也余知
太常禮院嘗於太 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
夾則清聲合初王朴 作編鍾皆不圓至李照奉詔
脩樂皆以朴鐘爲非 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同乃

王三槐煖飲補校

知朴爲有法也又唐書涔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劀試有刻在兩欒果然此二條可考見古鐘欒銑之制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爲飾也元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又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注帶所以介其名也介于鼓鉦舞甬衡之間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案宣和圖有蛟篆鍾銘五十二字極

古閒作竊鴝蛟螭之形款識鈿金甬旋比他鐘盬鏤尤劇瑰妙當甬旋之閒設環象獸形又有夔首鐘無銘通體飾以夔首略無他飾又有雙夔鐘回皆無銘高下輕重雖不同至於作雙夔之飾則一也又有雙螭鐘無銘而體中為雙螭之狀素乳蟠夔鐘無銘是鐘乳素自鼓至舞閒隱起細紋作蟠夔狀素乳鐘無銘通體與甬皆周以纍乳鉦閒特闊而下狹篆帶頗近古而鼓閒復作雷紋似無蹤擴之形耳然三十大枚與它鐘椎和似略無致飾

故以汞乳名之又有龍鐘無移其枚銳而不圜𣃥
以花紋爲飾𥇍而作八龍循緣相向其騰躍之勢
枚間間以雷紋又有夔鐘三皆無銘作立夔之飾
面舞上復爲雷紋有篆帶鐘三皆無銘一器甬特
長大約以圜環者三旋蟲則爲鳳形於枲之間別
分畦畛而中篆篆帶又狀蟠夔於鼓隧之上一器
鼓與頂間目作篆帶糾結之勢其小異者特爲一
面之飾一器成體切相類而甬虛旋汞此爲差別
耳三鐘形金凝質精純一致又有星帶鐘二皆無

銘飾以星紋一與前作雲紋鼓間者以雷紋一器
所飾尤加繁縟又有補乳鐘二皆無銘環腹被枚
凡三百有六十又有碎乳鐘四皆無銘於三十六
枚之外皆飾以碎乳又有齊侯鎛鐘銘四百九十
二字又有齊侯鐘四一銘八十五字一銘七十二
字一銘八十一字一銘七十二字形制皆相肖又
有遲父鐘銘四十字又聘鐘銘十五字又寶和鐘
銘二十二字又宋公𨪗鐘六皆銘六字銘文略無
小異又有挾耳鐘二以為文鏤典雅皆周物也此

皆可以考見鳧氏爲鐘之制楊慎升菴外集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鐘形如犀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舂鐘九乳鳴疑此鐘應舂宮律也此言鐘乳之數與注疏不同可備參考郝敬周禮完解大景曰景乳似大星故又謂之景其說又異而與博古圖星帶鐘有合或不謬也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沈括夢溪筆談今太常鐘鑄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

所謂衡者鐘簴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

掛之橫括所謂旋蟲是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注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說猶意也王志

長駠賁思按說猶故也陳祥道禮書聲出於器有

說可推下文所謂已厚則不長甬則震乃其說也

案注訓說爲意亦謂言說其意耳陳氏如字釋之

頗直捷侈移假借字

侈則柞注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於外也案柞當

訓爲截柞之柞山無材木之蔽其狀散而不聚侈
聲似之如字解亦可通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厚鐘厚深
謂窪之也其窪圜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
圜郝敬完解隧燧通如鏡取火日中者鐘受擊處
爲圜形微起光明似鏡深高也猶觀禮爲壇深四
尺之深鄭謂窪誤惻案圜字能兼圜意古文繇字
似不宜徑改
桌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

一鬴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注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圓其外者謂之臀也故書臀作臋杜子春云當爲臀其底深一寸也耳在旁可舉也案注言圓其外者謂之臀此用故書臀字義後鄭杜子春作臋附存其說耳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鬴之臀容一豆鬴之耳容一升卽以此鬴乘豆與升之量若臀在底非所用矣陶人爲甗實二鬴注鬴量名六斗

四升曰鬴陳祥道禮書先儒所引者齊人之亂法非先王之制度所以知鬴爲斛者蓋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豆非斗也斗十之而爲斛則鬴之方尺爲斛可知或言鬴或言斛互相見也說亦未必即然而其臀一寸不作斗爲信矣

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注鈞三十斤其聲應律首程迥三器圜鬴斛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鍾之宮蓋扣擊而得其聲應乎又漢斛重二鈞

方尺以圓函方聲中黃鍾夫律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隨漢斛相去甚遠乃俱就今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迴者曰以聲定律君隨斛則離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又云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鍾之歷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

粟而不稅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賈疏鄭志趙商問㮚氏爲量粟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詐僞

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彼廛人所稅在肆當用者
也林希逸圖解槩平也用此觚者取平而已而賦
入租稅之時實不用之注疏及諸家皆謂官司爲
之聽民自用不收其稅蓋民所用之觚當以木爲
之此特爲式故銘曰茲器維則也陳傅良說槩平
也謂斗槩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月令仲
春正權槩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王志長刪翼
引雜說黃鍾是一陽方生其時以冬至其數也以
九其聲也以中量本屬數與聲事唯其得器之精

徵天地陰陽之正氣獸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乎取平但欲其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說者以不稅爲租稅非也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案秦有鐵權銘其文亦古質盤仿周嘉量銘爲之附　於此廿六年皇帝盡并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刻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刻左使毋疑平陽斤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裹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鄭鍔解義左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若子楚鮫犀兕以為甲越語言夫差衣水兕之甲億有三千合甲於傳無徵其詩遺故倍其負以為之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合甲不言其物即合犀兕而為之也或用兩犀革或用兩兕革或合用一犀與兕為之費多

工多而價重甲之尤良者也凡甲皆削革裹肉合甲則削之弸薄惟存其表兩面皆表故堅久也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賈疏旅衆也札葉衆多故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春秋傳曰得其甲裳案詩小雅北山篇旅力方剛毛傳旅衆也朱子集傳旅膂同先鄭以要之上下言旅得毋訓旅爲膂乎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注荼茅莠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鄭鍔解義荼茅茅莠也易曰藉用白茅

茅本白白矣茅之始生曰萸則又柔而白也欲其

茶白蓋指茅之英爲荼也

卷而搏之欲其無迆也注搏鄭司農讀爲縳一如瑱

之縳謂卷縳韋革也迆讀爲旣建而迆之迆無迆

謂革不邪又欲其柔滑而腝脂之則需注故書需

爲𥾝鄭司農云腝讀如沽涊之涊𥾝讀爲柔需之

需王安石新義卷謂斂其舒也搏謂以手摶之欲

其撫僃撓而邪迆也郝敬完解需猶懦不契需濡

其郁則需之需耎也吳王氏解摶之郝氏解需字

皆如字躬意脂之學者爲胑與水澤之涯音同附義亦微異

引而信之至則是以博爲幭也注鄭司農云幭讀爲㡚謂以廣爲狹也元謂幭者如䯄㡚之䯄毛應龍集傳謂此節當在卷而摶之之後妄生異議非也

韗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注鄭司農云韗書或爲䩰皋陶鼓木也元謂䩰者以皋陶名官也䩰則陶字從革郝敬完解皋與高通鼓長者曰皋古者爲

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以木板合而規之陳懋庶物異名疏臯陶鼓匡也

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鼖四尺俗句磬折注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程瑤田磬折古義磬折據周髀積矩言之即木工石工之曲尺

藻繢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水以龍注龍水物也在衣賈疏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

鄭仲以黼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一是一非古人之象有山不言黼有龍不言水今記既有黼有水止可畫山并畫黼畫龍并畫水何有藻米而遺米也鄭敬先解謂畫山欲其分明山形層累高故宜章遊溥說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氏說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畫象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平之形故曰山以章龍能作雨以澤物故畫龍者必以水故曰水以龍

鳥獸蛇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賈疏言鳥有翼言獸有毛言蛇有鱗故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鄭宗顏解鳥即鳥隼爲旟之類獸即熊虎爲旗之類蛇即龜蛇爲旐之類凡此者或繪之於衣或繪之於旗常之間皆畫繪之事也深春官司服鷩冕注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又倘書益稷篇山龍華蟲孔安國傳華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以華象草華蟲雉則華蟲爲一周禮鄭元注亦然又引顧氏取先儒等說華取

文章雜取致介以爲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義則同又引周禮司服之注鷩冕九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此注以鳥獸蛇爲華蟲未免歧解似當以畫旗常爲是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繪事後素案論語繪事後素何晏集解引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與此記注

合林希逸圖解素者畫時先爲粉地功與工字同先施素地之功而後可畫繢也王昭禹詳解素功者質也畫繢者文也惟白能受采故素功爲先而畫繢爲後此二說皆用楊龜山解論語義非鄭注本意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注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以飾旌旗及三后之車淳沃也王昭禹詳解朱謂朱砂也以朱砂漸赤粟以染羽

至於天將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久色爲難
故也淳與慌氏記渥淳其常之淳同熟之使厚也
翰案名醫別錄丹砂生符陵山谷采無時光色如
雲母所拆者良作末名眞朱陶宏景曰即今朱砂
也胡演丹藥秘訣升鍊銀朱用石亭脂二斤新鍋
內鎔化次下水銀一斤炒作青砂頭砂不見星研
末罐盛石版蓋住鐵線縛定鹽泥固濟大火煅之
待冷取出貼罐者爲銀朱貼口者爲丹砂今時染
紙有朱砂箋飾楝宇多以銀朱和油用之詩豳風

云我朱孔陽書梓材惟其塗丹雘皆謂此也朱湛丹秫其法不傳意丹秫即今之紅麴李時珍本草綱目造紅麴者以白米飯受溼熱鬱蒸而爲紅即成眞色久亦不渝此乃人窺造化之巧者也東塾說紅麴與丹秫義合本草雖不載似其用始自中古

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爾雅曰君子

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則布帛者染人掌之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賈疏此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案士冠禮注云朱則四入與是以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若更以紺入黑則爲緅若更以緅入黑汁則爲元故云元則六入與元入黑汁則爲緇緇與元相類故禮家以緇布衣爲元端也朱子語類儒纁絳朱此紅之染數

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緅四入爲朱染鄭鍔解義緅音茜朱與丹秫所染故始入必蒨也朱子謂緅爲蒨本此其說再入爲纁三入爲緅與周禮爾雅並不同

鄭鍔解義禮制所用者元纁與緇色爲多而此只言纁緅而已至於靑黃不用也皆不言焉豈非列之所染者只此三色故歟

㡛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注故書涗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元謂涗水以灰所

涑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賈疏禮有涚
齊謂涚酒爲涚則此亦當以涑灰汁爲涚案涗涚
古今異文鄭從今文作涚謂灰涑水攻莊子逍遙
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
業郭象注不龜謂凍不皸瘃也絖絮也洴澼絖者
潎絮於水也蓋手在灰中易凍而皸瘃以此推論
後鄭義長
涑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注渥
讀如鄫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

子春云淫當爲湛書亦或爲湛鄭司農云湛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也釋文欄音練案集韻欄素圈切音攣木名當是此欄木也羅願爾雅翼雀入淮爲蛤雉入海爲蜃大蛤也陶可以食殼可以飾器灰可以墍牆壁又可以爲粉而俗呼蛤粉泉南雜志泉無石灰燒蠣房爲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蛤[illegible]皆蜃也此蜃灰之證歐陽謙之說渥沃爲煮熟其帛當則泊絲者黃絲以灰

賁之可漆使白不問漆帛或賁之也恐非注意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者闕耳故書或言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曰爲七寸元謂五寸者蓋文之闕亂存焉王昭禹詳解天子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后內鎮之文則知度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只寸而不言廣厚以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
蓋天下也賈疏按書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不敢專
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
覆之臣敢進是其覆冒之事按孔安國注顧命云
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方四寸邪刻之不可
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合故注有異趙溥說諸
侯之圭則刻其上天子冒圭則刻其下故可以冒
之一則表君德之能覆一則驗諸侯之無僭踰也
以四寸者或謂象德冒四方或謂取其方正以率

下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
符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之圭圜狹等也此
瑁惟冒圭不冒璧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冒方四寸邃縱橫高厚皆同稍隆其上侯
圭其下以爲冒形取王者覆冒天下之義朝諸侯
執之以爲容且示以先王所傳之重也若云冒諸
侯之圭以齊瑞信則子男二璧既不在所冒之列
而三等之圭共此一冒雖有詐僞亦惡從而辨之
此實先儒之陋說後人祖述之者雖多皆可廢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餕饡之饡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賈疏此注出於禮緯鄭鍔解義凡祼器前有龍口以流注中有瓚如盤以盛鬯後有柄以執持用圭爲之謂之將天子則三者用一玉成之故謂之全上公之祼器惟龍口得如天子用玉其瓚其將皆石之似玉者侯之祼器惟瓚得如天子

用玉其龍其將皆石之似玉者伯之祼將惟將得如天子用玉其龍其瓚皆石之似玉者林希逸圖解艾軒云祼玉有三爲龍首一等玉也以次於全玉爲瓚一等玉也又次於龍首瓚盛酒也爲祼將又一等玉也又次於瓚上文言圭此一節乃論爲圭之玉謂天子之圭則用純全之美玉上公之圭則用爲祼瓚龍之玉諸侯之圭則用爲瓚之玉伯之玉則用爲祼將之玉其文正在言圭之下此說極正而易通韋如愚山堂考索龍勇也將柄也然

則鼻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柄玉石相將舊圖瓚
爲勺形又鼻爲龍稍而鄭氏之圭瓚酌鬱於獻尸
皆非是盡瓚非酌鬯凡祼酌鬯用爵灌之在瓚爵
以灌鬯瓚以受灌而謂瓚酌鬯非也瓚深二寸其
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也圭柄金勺旣與其牝
牡相合處各可長三寸厚一寸博二寸半流道空
可徑五分翰棻諸說皆足翼注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
央釋文必府結反戚如字沈音畢案必字象組約

圭中之形成聲讀如字爲是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杼𣑭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賈疏齊人謂椎爲終葵陸佃埤雅釋草爾雅曰終葵蘩露終葵一名蘩露此又葵之一種也蔓生葉圓而厚故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識取於此也說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杼上圜廣其首說者以爲卽珽玉是也按禮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蓋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玉書

珽玉六寸光自炤今大圭長三尺知非珽矣周官曰王搢大圭執鎮圭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盖王執鎮圭則搢大圭天子執冒則搢珽故鎮圭尺有二寸大圭長三尺冒圭四寸珽六寸也大圭圜而仕故於鎮搢之鎮義故也珽方以義故於冒搢之冒仕故也顧炎武日知錄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翚終葵揚關斧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

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左傳定四年分唐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荊意古人多以國爲氏或終葵出椎故以椎爲終葵猶蔡地出龜謂龜爲蔡歟又案禮記玉藻天子搢珽釋文珽他頂反本又作珵楚辭離騷豈珵美之能當王逸注引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照與鄭注引珽大六寸似是一事而文字異耳相玉書

史志不載今亦佚見徵引者此二條外又詩釋文玖音久說云玉黑色一條別無所見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賈疏於地中立八尺之表於中漏半夏至日表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冬至日丈三尺是爲景至若不依此皆爲不至案易緯通卦驗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影長短以占和具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景

一丈三尺緯書言夏至景與注小異注擧整數言也
附隋書天文志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
土圭相連圭上有溝渠以水取平正揆測日景先
立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更立一表於南表影
末名曰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差相直
至大同中太史令虞劆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
唐書法象志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
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
七十步晷盡二寸餘舊說王畿千里影盡一寸妄

矣百工譜日圭有方者有圓者有懸而隙日影者有注水針方向者隋唐志所載猶可考見古法方圓等則後人變制也又玉堂閒話上元日竪一丈之竿候日午影至七尺及其年大稔九尺或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宗懔荊楚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此則本土圭遺意而推用者也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流前注賈疏典瑞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

有盤口徑一寸言有流前注者按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陳祥道禮書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注所言其漢制與案典瑞明引漢禮即叔孫通所撰漢禮器制度也雖爲漢禮而實參考三代舊制瓚古本有槃故漢禮著之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鄭徽仲說除慝用之於衆頫時大行人職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

穀圭七寸天子聘女注納徵加於束帛林希逸圖解

圭上刻爲穀之形其長七寸王安石新義以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以聘女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

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王昭禹詳解杜氏以勺爲尊中之勺二鄭謂以此於圭之瓚盡勺有二明堂位夏后氏之龍勺商疏勺周蒲勺尊中之勺也此曰黃金勺者謂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當以二鄭之言爲當章如愚羣書考索後鄭云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但解三璋得名大中邊之義不言文飾之物易曰雲從龍璋旣以勺鼻爲龍頭其二璋半已下宜皆瑑雲氣以飾三璋之

勺形制並同圭瓚但瓚勺各短小耳三璋之下雖不言槃有之可知其制亦同瓚槃口徑皆六寸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注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陳祥道禮書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天子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若以繼邊璋之後則聘女以加於束帛非酌事無所用勺案陳氏思議極為讀書得間但此記是玉人之事重圭璋之形制與典瑞之言儀節不同故穀

圭類次於圭大璋類次於璋夫璋半於圭巳顯判天子諸侯之隆殺圭七寸大璋自宜三璋中知邊璋七寸經非簡錯鄭注於此亦斟酌恰當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又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案古文假借之字必其音義近似有可通者若駔子朗切又子簻切藏上聲或音干助反从馬爲義組音祖从糸爲義二字迴別不能假借經旣作駔目當如字解釋不當改字爲

組也爾雅釋獸𩢍駔也郭璞注秦晉呼大爲駔駔猶麤也唐本說文解字駔奘馬也顧野王玉篇駔駿馬也左思魏都賦冀馬塡廄而駔駿劉淵林注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李善注引說文曰駔壯馬也皆謂馬之駿壯者意兩琮皆以飾馬史記平準書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名曰龍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璋勺既有龍

飾則琮鼻必有馬飾者漢時錢制或倣此爲之駔
琮準以爲權後人市中交易名駔儈史記貨殖傳
節駔儈其亦因此而名之歟又鄭鍔解義權者銖
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爲權蓋
獻璽稱絲則用之案此更因組繫巧爲傅合天官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此駔琮爲權之義也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夫人純五夫
人以勞諸侯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
人元謂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當時諸侯僭稱

王而夫人之號不別賈疏棗栗十有二列玉案十
二枚案案皆有棗栗與曾聳耳目志孟光舉案齊眉
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云案乃古椀字故舉與眉
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據
此考工記十有二寸亦當作此解爲當翰案李善
文選注引漢晉春秋淮陰侯曰臣自項歸漢漢王
賜臣玉案之食依南豐說此玉案亦玉椀也注言
玉飾案疏言案十二枚意皆不作几案解但未明
言是椀爾注說夫人於義爲疑此夫人當是王之

三夫人易祓總義后夫人皆與賓客之事王氏曰夫人佐后以致內治也其說近之

以致禕氣注餘或作氣杜子春云當作餼案氣餼古今字也

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必先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俞氏復古編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鄭云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卽股也倨卽鼓也股在上廣而

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
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
半矩是何亦得一矩有半也廖文英正字通禮天
子用玉磬諸侯用石磬後世玉石兼用如隋唐間
凡設於天地之神則用石宗廟朝廷則用玉其不
合於古制無疑及考博古圖所載周磬皆煎金鎔
範非玉非石或虎形或雷紋無磬氏倨句之法然
則當周之時先有金磬非自後代始矣說者曰用
銅取其久而不變也爲禮圖者泥昔人傳注之說

應度以成式如盃盂之狀仰而繫其兩旁以虡於
簨虡皆非古制也翰案博古圖所載周磬亦知果
否是周物縱是周物亦春秋戰國時人爲之必非
周初之法器陳氏元龍格致鏡原引筆記樂石有
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銅鉢而儒者
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矣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
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
後劉彝中義司弓矢所掌者八矢而此所記止五

矢又田矢兵矢司弓矢無有藎司弓矢辨其名物

考工記止記其爲之之法則有名異而法同者皆

該在其中且司弓矢據事之重者爲先故枉矢絜

矢用於戰伐則列在前而鍭矢殺矢在後此據鐵

之重者爲先故鍭矢殺矢列在前而枉矢絜矢茀

作田矢兵矢而在後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刃長寸脫二字鋌一

尺王氏詳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其文已見於冶

氏藎殺矢之刃鋌如此宜從冶氏爲正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先鄭云甗無底甑鬲五觳厚半寸脣寸先鄭云觳讀爲斛斛受三升歐陽修集古錄載太宗時長安民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合制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宣和博古圖甗之爲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唯周官陶人爲甗止言實二鬴厚半寸脣寸而

不識其器之形制鄭元乃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從獻從瓦鬲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甑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詭文止謂爲甑蓋舉具體而言之事又載父己甗父乙甗祖己甗鬲甗饕餮甗花面紋甗盤雲饕餮甗雷紋饕餮甗素甗偃耳甗直耳甗各詳其形制又母乙鬲兩耳三足銘作亞形雷紋饕餮鬲兩耳三足無銘三股各作一饕餮形下留其足饕餮之間錯以雷紋純緣而下復環以藥三分其體而介之

以鼻左右縱橫視之皆成獸形又有蔑敖爲伯爲女爲師爲仲父爲甚季爲丁父爲京姜爲此足爲直敍爲饕餮爲饕餮貫珠爲素爲亦皆詳其形制三代遺物借可考焉

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注庾讀如論語請益與之庾之庾賈疏小爾雅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二釜有半謂之庾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爲逾逾卽庾也昭二十六年左傳申豐云粟五千庾注庾十六斗

案論語與之㢠吳昌宗四書經注集證或云南人之㢠是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旊人爲簋讀一㲉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㲉崇尺注豆實四升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又云地官舍人注方曰簠圓曰簋是簋法圓也案歐陽修集古錄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内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眞古簋不同章如愚山堂考索案考工記

瓬人爲簋及豆皆以瓦爲之雖不言簠簋是相將之器亦應制在瓬人亦有盞疏云祭天地之神尚質器用陶匏而已若祭宗廟則皆以木爲之方以智通雅考工以瓦爲豆周禮以木爲豆禮家言木曰豆竹曰籩瓦曰登然古器祖癸豆姬寏母豆皆以銅爲之宣和博古圖禮圖據周禮簠簋注疏簠爲外方而內圓簋爲外圓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爲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而去古益遠矣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

用匕之具若如禮圖則略無食器之用今三代簠簋方圓異制可用匕而含如周邦父簋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容四升一合飾以蟠螭周以重雷兩耳作蟠首銘曰叔邦父作簠用征行用從君王子孫其萬年無疆又太師望簋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容三升七合兩耳四足銘云太師小子望作寵彝簋而謂之簋者㸑訓煮熟食簋盛黍稷惟熟然後可

食也是皆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載粲然豈刻木鏤形者所能髣髴哉又京叔盨有蓋兩耳四足銘十一字素盨兩耳無銘如豆而方如鋪而橢其下四面作疏櫺之狀又魚豆無銘飾以魚鱗疑生豆銘八字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蟠虺豆二皆無銘各著以蟠虺輕重雷紋豆二皆兩耳無銘一有蓋一闕皆以雷紋爲飾或輕或重作垂花前蓋端狀特葉間錯聚紋翰案三代法物有用木者有用瓦者此常用之器也亦有用銅爲祭器欲子孫世

世實用其木瓦之器多不存惟銅器耐久故後人
或得之爾未可執彼以疑此
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注爲其不任用也鄭
司農云髻讀爲刮薜讀爲藥黄蘗之蘗暴讀爲剝
元謂髻讀爲跀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
致也案後鄭墾薜暴皆如字讀釋墾新田者多出
頓傷之形似之薜莎草也有稜破裂之形似之日
暴溼物多高凸故曰墳起不堅致也皆勝先鄭改
字至髻字易司農讀刮而讀跀亦未若如字讀釋

似謂其色淺深不均盤渦　似髻髮形也

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注膞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樹膞其側以擬度飾其器也

案鄭意以擬泥轉均之具如車輇然故讀如輇而入身髻髕亦圓如字讀髺似合記義

目耕帖卷三十一

歴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九

梓人爲筍虡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賈疏精列爾雅蟋蟀蛬注今促織也亦名青㔉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蜩蜺屬即蟬也蟬鳴在脅發皇屬爾雅

蚑蟥蛢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江東呼爲黃蛢郎
一此發皇也又疏胷鳴榮原屬云此記本不同馬融
以爲胷鳴干寶以爲骨鳴皆難信不如作胷鳴也
揚雄以爲蛇醫或謂之榮原郝敬完解榮原俗名
脚蛇楊慎丹鉛錄引此經及注云許慎說文蜥蜴
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者又曰榮蚖蛇醫以注
鳴者蟬以旁鳴者蜻蠙以翼鳴者蚣蝑以股鳴者
蟜大蠅以胷鳴者蟜一作蠵二家解不同可以參
考案許鄭皆漢大儒二家訓注皆有古據兩存可

也卝讙引鄭注發皇脣作蟋蟀脣據疏蜻蛚脣是

蟋蟀殆誤記與

大胷燿後注燿讀爲哨頎小也賈疏哨與頎皆少小

之皃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麤後細故云大胷燿後

翰案古無以燿爲哨者自是創讀似未若依經本

字訓釋蓋梓人刻簴上猛獸之形後作力勢昭顯

如有光燿也

數目顧脰注顧長脰皃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

讀爲鬜頭無髮之鬜翰案牼古文顧今文莊子德

充符篇其脰肩肩作肩肩者又顧字之省文也

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注匪采貌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爲匪又則必如將廢措注措猶頓也故書作眉杜子春云當爲措案注云故書作廢作飛作眉皆經本字今作撥作匪作措者依司農子春讀而改之也廢古與發同論語廢中權釋文廢鄭作發依齊古讀也此經廢字亦宜讀發匪訓采貌雖與衛風有斐君子作匪

合而求若飛字之寫生也停柩曰安厝以擬亞顛之形視改指字尤深似經字均勿庸改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觶豆字聲之誤賈疏古書解或作觗或作觛學者傳寫誤觚又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與古周禮說同案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若觚則二升不滿豆矣馬季長謂豆當爲斗故鄭從師說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

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陳傅良說鄉飲
鄉射言獻以爵而酬以觶儀禮亦云獻以爵酬以
觶康成改觚爲觶疏謂傳寫之誤是已至改豆爲
斗依用師說劉敞七經小傳獻以一升酬以三升
并而計之爲四升豆雖非飲器以數計之則然說
亦近理下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
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鄭鍔解義記曰觴酒豆肉
至於酒非可以豆計也故義當爲斗以劉原父說
通之經文兩豆字皆非誤林之奇全解句實於爵

酌以取中僃貢於尊盛以防滿若夫謂之觚則交物無節乃爲孤而已此之謂爲酒戒也觚亦如經字讀釋亦可備一義也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曲禮執君器齊衡元謂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王志長删翼按眉間曰衡向衡而酒不盡是飲器太深也麋眉通先鄭之説爲長

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注鄭司農

云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个半之傅地故短也元謂个讀若齊人搚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

右也賈疏云有中有躬有个三者今先鄭惟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疏案後鄭據鄉射禮記以舌訓个確不可易但讀个為榦未若依經字為安个亦具有舌象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春讀為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群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以春為蠢於義為疑恭

讀

欽定周官義疏功猶事也春謂春官宗伯也將祭而射以

習禮樂之事於是春官將有事焉故曰春以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
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
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以北
面賈疏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
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射人職言士以三耦射豻侯豻侯皮侯也
比而觀之則其上文王諸侯孤卿大夫之射亦大

射非賓射也蓋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孤卿大夫

士燕射而已何賓之有至其所云九節五正七節

三正五節二正者自以歌詩之節言之如九節五

正則四節先以聽而五節之中拾發乘矢故云正

也如以爲五正之侯則一句之中忽言歌忽言侯

文不相貫矣觀牛人鎛師典庸器小臣諸職賓射

與饗食相次蓋諸侯來朝或諸侯自相朝而特舉

此禮非因燕爲之故次於大射而除於燕射也

廬人爲廬器挪㩳完解廬籚通攢竹爲兵柄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

注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悁邑之悁悁謂橈也元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篆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但猶單也句兵欲上下停句勿但在治上而遺下故欲無但治及椑柄則無但之病矣絹以纖絹爲喻謂歁如絹也刺兵弱則不能制勝故欲無絹體圜力强則無絹之病矣古文字亦饒有意味

參分其圜去一以爲晉圍先鄭讀晉謂矛戟下銅鐏

也後鄭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案柲

下銅鐏用以進而擬捷故以晉名之晉者進也

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注灸猶柱也以柱在兩牆

之間案灸者以鍼柱病穴取其直託者工於喻物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

高下高下旣定乃爲位而平地案今水平之法用

小柱下端施足令可隨地安放上端平安木槽長

二三尺從槽至足高四尺此水平之器也如量高

一下置水平於此處注水滿漕不得倚側於彼處立竿令木槽之兩端與竿參直乃引繩至竿令繩與木槽平不得軒輊於是量竿從繩至地若干尺與水平之高相較若相等則地平無高下若比水平多一尺則其處下一尺若比水平少一尺則其地高一尺

置槷以縣眡以景注故書槷或作弋元謂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在墻謂之杙在

地謂之臬賈疏臬柱也又引通卦驗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以爲臬卽表也神引也所以引柔臬古文作槷其故書或作弋者杙字之省文

鄭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王應麟玉海詩定之方中注揆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疏云篤公劉詩曰既景迺岡相其陰陽傳曰考其日景是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注天子十二門賈疏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案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

逼與代也又市朝一夫注方各百步賈疏案司市
市有三若總於一夫之地爲之則太狹蓋市曾思
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
方百里也王志長删翼周家文物隆盛過於夏商
都城止於九里何其陋也以九里四面規之面僅
得二里有奇面置三門門通三涂一涂軌道七丈
二尺左右復有男女分行之地則九經九緯之外
幾無以宿民况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何以容之又
例觀宗遇五等諸侯聯鑣而至每一賓所共車米

車來轂至百輻其埴聯僑側於九里之中抑又難矣又考外朝大詢公卿大夫士羣吏及邦國諸侯萬民咸在又有九棘三槐嘉石肺石分列左右司市貨人下至司稽肆長官不下數十恩次介次分地而設一夫之地又何以容之意都城四面各方九里則三十六里中庶可以宅官民而壯帝居矣至市朝一夫固不得其解也恭績

方九里以經言其週圍則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用王氏說又云羣儒多以朝市一夫太狹

爲疑非也三朝二名百畮蓋祗計所立之廷之修廣而門闕不計也廣輪六十丈當今度三十七丈有奇可容人千許矣而猶曰窄乎三市亦然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

室屋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賈疏賈馬諸家皆以
爲九等階以周殷差之禹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爲
九等之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以下文五室九階推之則此世室非廟也
凡宗廟必前堂後室中爲室而東西兩夾堂上兩
楹以爲行禮之節堂下兩階以爲升降所由天子
諸侯以上皆然考之覲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及書
之顧命足以見其然矣若五室九階者則唯明堂
耳然則此世室者即明堂與鄭據明堂位魯公之

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之文以此爲宗廟記文誇誕本不足信然當時有此語者周禮記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人或因此以明堂爲文王廟於是以世室之名被諸明堂而廟寢明堂三者同制之說由茲起矣或云周之明堂夏謂之世室故與廟寢制異不言廟寢者以其爲常制故不著也又案賈馬諸家以爲九等階者亦以宗廟不合有四面之九階故云爾然以宗廟論不但無九階并不當有五室若明堂設爲五室四面戶牖洞然當

明則四字無繫自當名有可升之階矣疏謂禹卑
宮室此爲一尺之堂蓋未必然階必三級以上然
後可以行禮升降之節也殷崇三尺夏豈遽過之
乎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北史李謐傳載謐明堂制度論
云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當
太室之東者謂之靑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
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

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戸七十二牖矣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又云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抑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据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之所取正者也其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据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

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文之以奸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又云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

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篇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埀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關其左右同制之說還相矛楯

又論列蔡伯喈九室之非多愜於理王與之訂義引唐氏曰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路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數語簡賅最善折衷

文獻通考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

明堂則已茍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樸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說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庭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樸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稽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出並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公玉帶之玉音粟與玉字不同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

度以軌易祓總義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
以几肆筵爲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
臂爲八尺此八尺之尋宜於宮中故宮中度以尋
人之舉足爲六尺此六尺之步宜於野故野度以
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而車軌廣八尺故涂度以
軌王昭禹詳解尋也步也取諸身以爲度也几也
筵也軌也取諸物以爲度也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乘車廣六
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

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陳祥道禮
書據記文不容乘車之五个則自四个以上其數
廣於應門二徹三个理宜不然而鄭氏之說又非
也然則所謂乘車之五豈三字之誤與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
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賈疏阿棟也者謂門之屋
兩下爲之其脊高丈按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
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

氣猶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凡版廣二尺公羊傳五版爲堵高一丈三堵爲雉毛一渚曰雉之飛高不踰丈此言五雉九雉指其高而言之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棟在脊阿非棟也説見士昏禮此阿是門之樓故有此爾若門屋則當卑於堂屋焉得如許高乎兩下爲之不爲四霤則宜然

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轘案轘具有環繞之義不必改轘爲環也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

制法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
制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畿以外也其城
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
臺門賈疏引禮器者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
之之意又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
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
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案疏引異
義古周禮說與注稍殊

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爲成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
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注
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
薛氏圖曰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
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洣溝涂言
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溝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
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
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
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

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又曰井田溝洫之制同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井至都以任地事遂人治野自遂至路以達於畿匠人爲溝洫自洫至澮以達於川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

與采邑閒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別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鄉遂公邑制溝洫采地制井田畿內用貢邦國用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自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可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

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人遂人言與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事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注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行之陳祥道曰奠之爲言定也謂水於此若停潴然柒奠有停止之義何煩改讀爲停

善防者水淫之注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无謂淫讀爲淫液之淫賈疏謂以淤泥淫液使厚也案後鄭如字訓釋視先鄭改讀爲長

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注里讀爲已聲之誤也王昭禹詳解但依一里之長廣以爲之式則衆力可以傳著而用之也王志長刪翼愚按他解作里謂一日可推百日一里可準百里傳附也謂衆力相附傳著而成功也恭讀

日爲式者將積日而程其功也里爲式者
將計里而分其役也此葢一縱一横之法鄭康成
以此承上爲一解而改里爲已似不必然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注故書汲作没杜子
春云當爲汲元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
繩縮其版大引之言板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
堅矣案故書本作没後鄭從杜氏改汲而訓爲引
依古經没字解釋亦得没猶下也繩約太下則下
急而上寛上緩而土虚且版接處不能融洽例之

易見厥解故無注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注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股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又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謝微完解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爲節故矩由人身非彊設也術家中庸說道不遠

人而通其理於伐柯有會於此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先鄭云耒謂耕耒庛謂耜下岐後鄭謂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賈疏古法耒下惟一金不岐頭先鄭云庛謂耒下岐據漢法而言案古者耕田有耒耜薅草有耨世本垂作耨呂氏春秋其耨六寸所以間稼此耨之制車人爲耒此耒耜之制也故易曰耒耨之利後乃爲犂賈思勰齊民要術趙過始用牛犂實勝耒耨之利

魚豢魏略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民不曉耕隆乃教民作樓犂省力過半陸龜蒙耒耜經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爲之者曰犂鑱曰犂壁斵木而爲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曰犂建曰犂盤木與金凡十有一事云云所言制度與古不同而以牛耕之犂混於耒耜自唐而已然矣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

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同以爲度賈疏此
車人謂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柯同以量物故先
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案劉熙釋名斧甫也
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鄭司
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案易繫辭傳服牛乘
馬服當如字讀之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
車較長七尺賈疏後鄭雖舉漢法以曉人而漢世

去今从之亦求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宮內所用

故差小謂之羊車也恭讀

此亦犢牛之車也注以羊爲善想古有此

訓故書羊義等字並從羊非以羊犢車也此車北

服七尺短於大車一尺不言其他之度則其他當

與大車同豈因大車長而互別道此短一尺者乃

得稍使捷與疏謂柏車轂雖短輻輞牙則長羊車

轂雖長轂輻牙則小然是臆說鄭氏錫引晉武帝

乘羊車宮人爭以竹葉插戶鹽水灑地以引帝車

謂此記非也晉武非倣古羊車之制或於宮中爲兩輪迫地之車以羊駕而人挽之以行樂耳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安得有此試思七尺之車其重幾許羊雖高大豈能勝此賈疏云宮內所用蓋因晉史所云而揣度之漢時亦有鍔乃引此以晉之謬矣晉以後齊梁亦倣其制隋大業中作車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之羊車皆非考工之羊車也

徹廣六尺爲長六尺注徹同轍古文假借字也賈疏徹廣六尺者不與因轅車八尺者同徹爲長六尺

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須四馬車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高長也恭讀

車廣同旁無所加則牙之下行地者上齊於兩轂而無出入也輪以利轉必無壓於轂下之理況又有綆一寸金榜之說所消之數乎然則徹廣六尺六字當爲八字之訛而前人未之正也

弓人爲弓揺榦之道𦲷栗不迆則弓不發先鄭曰𦲷讀爲𦲷倉之𦲷栗謂以鋸副析榦迆謂邪行絶理

三江鄒振岳補校

昔弓發之所從起後鄭謂栗讀裂繻之裂案昔栗對邪迆而言今俗謂物之順直者爲昔栗猶是古語則栗當如字讀

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先鄭曰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案孟子告子下紾兄之臂趙岐注紾戾也角紋交縈與直相反昔謂陳舊與澤相反史記田齊世家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司馬貞索隱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析

幹則析潛潛相近思適史記蓍幹之蓍正用考工

鰺而蓍之潛小司馬訓久舊甚是而又通於析幹

之析自相矛盾蓋凡爲弓者幹與角皆取材於直

澤若老牛之角鰺而且舊如此之角無可取矣弓

膠蓍幹亦謂潤澤者黏合堅固可泯其閒縫若是

蓍舊之幹雖膠之可使强合而卒不能傅合疏罅

也甃思綢繹物理自深可知古文字不宜輕改

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注故書畏或作

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

王鄰媛節補校

嵩元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案隈作畏古文假借字隈爲曲隈乃與弓淵義合劉熙釋名弓末曰簫又謂之弭中央曰弣簫弣之間曰淵

夫角之本蹙於𦙶而休於氣是故柔注休讀爲煦案禮記玉藻盛氣顚實揚休正義揚陽也休養也休養具有和煦之義似亦勿容改讀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先鄭云牛戴牛謂角直一牛鄭敬完解謂全牛之精氣完聚於角王志長删翼取仲輿說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次

昔紾皆當如字讀相角以紾而昔爲病相膠則昔

與紾皆善也蓋膠色朱火候得矣而加之以昔久

則紋瑕深透光澤其質紾曲者必團結而廉隅具

用角相反而各適其性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

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元謂樴脂膏膱

敗之膱亦黏也案古文樴𣜒是黏意後鄭音職爲

近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先鄭云液讀爲醳奠讀爲定案液是漬液奠即定也無煩改讀冰析灂後鄭謂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歐陽謙之說析灂謂待其堅定而脩治之今工爲黑漆器尚有此法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此液角則合之合讀爲洽又云秋合三材則合合堅密也案古合洽通用鄭讀上合爲洽下合如字訓最爲諦切

斵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荼茶古舒

字傳寫誤作荼字

夫筋之所由幨也恒此作注鄭司農云幨讀爲車幨

之幨元謂幨絕起也案先鄭定其音後鄭釋其義

謂筋幹不得其所絕起如車幨也恒此作一本爲

恆由此作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先鄭云帤讀爲襦有衣

絮之絮謂弓中裨案絮周易作袽帤絮皆女居反

古字通用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

短者居簫易敝總義上經言角長二尺有五寸謂

之牛戴牛則角固貴乎長也然以達對短則達爲

長之過需須也良工以次需而用之不可過於長

亦不可過於短

恒角而短是謂逆撓注鄭司農云恒讀爲裻絙之絙

元謂恒讀爲揯揯竟也釋文恒古鄧反又如字翰案

恒有竟義如字讀亦得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注鄭司農云茭讀爲激茭

謂弓檠也元謂裝讀如齊人名手足孯爲骹之骹

裝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臂用力之與賈疏裝解中

謂弓隈與弓簫角接之處檠後鄭讀釋決於理

恆角而達引如終紲注變譬言引字之誤也檠上言

辟如終紲是第謂角之達此言引如終紲是承上

挺臂言賈疏說裝解中有變爲故校云引之則臂

中用力故矢則簫用力已隱伏此句引字在內記

文不誤也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注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

字從燀案故書朕字當是以朕兆爲義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能需也峻謂簫也鄭司農云敝讀爲蔽謂握持處也遡滯說弓把處稍細把處上下皆堆起稍高幾接著角面做即把處稍細者柎乃把處兩頭兩側所稍高接角畏者做言其兩面故曰滿柎著於兩側側目視之故不言厚而言高案峻即今之弓墊做與敝古字通用

爲柎而發必動於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注閷接中

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閷䈇應弦則行將

將發淵微完解言下柎之弓柎薄無力弱末應弦

將興柎必因之發傷柎既發則兩隈背閷薄處先

發而顫動如鳥羽搖曳弓玉羽閷不定則末術散

能終因將應弓發傷焉得無已之應乎羽閷之羽

如字訓撲似爲得解

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注鄭司農云定讀如牚距

之牚鄭鍔解義牚如牚拄之牚所以𨊠而正之也

案從即古文參字參注義長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案孟子聖人有憂之邪說暴行有作有字皆含又字之義

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注侔猶等也幹角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鋝鍰也邸斞輕重未聞

淑徵完侔鋝埒通等也邸抵通相當也斞臾通相從臾也皆均和之意是書僻義變幻多此類鄭氏

泥數解則一弓用膠三鋝六兩爲鋝是用膠十八兩也四人三斗四升爲㯃是用漆七斗十二升無是理矣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注故書速或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案古文作數亦亟疾之義

利射侯與弋注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案下云利射革與質故杜氏例此亦爲與也故書或以與其形似而致誤斆抑記文本或作其如詩鄭風

伊其相誰伊其將誰易一字別有奇與之致耶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
次角無灂猝文而疏之上石經有角字陳祥道禮
書以文意推之當言大和無灂其次角無灂其次
有灂而疏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恐先儒傳之失
敘翰參記文以參差歷落擅長陳氏以後人文字
律之淺矣
從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
弓也易故總義句弓司矢職所謂句者謂之敝弓

是也鄭破完解所至者柔故曲而爲句弓詩云敦弓既鈞是也案仲與說與注異可存一義

文獻通考陳氏曰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爲先秦古書無疑困學紀聞周禮當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案賈疏鄭注周禮時有數本

洪邁容齋隨筆六經用字固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灋柄爲枋邪爲

褒美爲媺呼爲嘑拜爲捧詔爲譖怪爲傀聚爲譈
擱爲籍風爲飌鮮爲鱻槁爲藁螺爲蠃脾爲蠯魚
爲𩵋埋爲貍吹爲歈陔爲祴喑爲諳析爲槃探爲
撣翅爲翨摘爲碁駭爲駴擊爲擊葬爲棒掏爲旌
擧爲幏藻爲藻炭爲廣叩爲敂艱爲蕤魅爲彪與
夫脯鱐胖鱻蔬胝劀酏粟糤筍帑栖綹鬴㯨棘
之類皆他經鮮用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數也
賈疏周官漢昭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馬融傳云秦
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

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被求焚燒之獨
悉是以隱藏有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
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
得見焉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
著於錄略冬官一篇既亡以考工記足之衆儒共
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具
在於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唯里人河南
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歲且九十家於南山
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

姪媛華補校

序云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又二鄭同宗大儒明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亦信多善又云周禮之內鄭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杜子春非已宗故指其名也陸德明釋文注周禮者四家馬融鄭元王肅干寶案馬王干三家注皆亡間見釋文及疏

困學紀聞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
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徵言謂鄭注之誤有三王
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
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
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之
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翰案王制雖出於漢
儒而所記皆三代之法司馬法雖兵制古者寓兵
於農田制亦於斯可考周漢官名不同而比準爵
級亦討論之實功此舉不可謂康成之誤也康成

之誤大半在好改經字其承用二鄭杜子春舊義者往往仍其所改又有三家未改者而康成以意改之淩儀議其臆說謂此然此是注中之小疵也其大醇處實能會通典禮使先朝名物度數周悉詳明有功於禮經甚鉅非後儒所及也

困學紀聞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爲眞聖人所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

安石三用之經之蠧也何義門云唐之立法本於
蘇綽不得目爲經之蠧翰案唐大宗數語眞千古
定論也